

## 张月红解读问题 3-4：出版市场与学会期刊——续：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出版》（LP）主编的 5 个问题（Part 3）

### 编者按

LP 主编提出的 5 个问题并非要求 8 位撰稿人都要回答，今天的第 3 个问题：你对出版行业的商业化的整合热怎么看？从刚收到几位国际同行的 emails 来看，他们对我的回答很有趣（笑），当然我更喜欢解译几位年轻创新者的撰稿，他们的想法充满了活力。为了节省你们阅读的次数，我今天把第 4 个问题：学会的期刊是否已不合时宜？一起解读。说句实话，解读这些出版界大佬们文绉绉的英文原意对我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不妥之处，看在我腰酸的份上，敬请指出并谅解！

### 前文回顾

BDM 编辑张月红解读 | 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出版》（LP）主编的 5 个问题（Part 1）

张月红解读问题 2：学术出版业抗拒变革吗？——续“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术出版》（LP）主编的 5 个问题”（Part 2）

### 原文链接（点击最下方阅读原文可跳转）

Learned Publishing , First published: 12 October 2022

<https://doi.org/10.1002/leap.149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leap.1495>

### **3. COMMERCIALIZATION AND CONSOLIDATION 你对出版行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整合怎么看？**

原文：3-Scholarly publishing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becoming controlled by commercial interests, with market consolidation resulting in too much power held by too few companies. What is your perspective on this? Do you see this as a problem? Do you envisage a change to the current publishing/business landscape in the near or foreseeable future?

学术出版已被批评为被商业利益所控制，市场整合导致少数公司掌握了太多的权力，您对此有何看法？你认为这是个问题吗？你是否可以设想当下的出版及商业格局在近期或可预见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

### 对第 3 个问题的回答

下面 6 位对问题 3 的反馈：

#### 1) Richard Fisher 理查德·费雪：

事实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少数商业利益集团的手中也加深了全球英语世界的自然科学 STEM 和多语种的社会科学 AHSS 出版之间的鸿沟。但看到(许多“高校学术交流”参与者)将“大学与出版商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 2022 年学术交流的决定性框架，感觉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大学内部和大学之间（以功能和按学科）的冲突要大得多，反之，这些冲突在学术出版商内部之间也同样会发生。

#### 2) Sally Morris 莎莉·莫里斯：

电子期刊的出现便利了大型出版集团对所有期刊打包的能力，这的确节省了图书馆的时间，他们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运用更加灵活。但此举加剧了大型和小型出版商之间的不平衡，除非小型出版商有能力，否则很难在这种竞争环境中生存。回忆多年前 ALPSP 倡议组建“ALPSP 会员学术期刊群平台”，不幸被合并组建后的另一个问题所阻，最后被能提供市场订购的代理商所取代。

#### 3) Josh Nicholson 乔什·尼科尔森：

我认为少数大公司的市场整合有一个问题，即当一家公司或多家公司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时，他们就没有什么创新的动力，为什么要改变对你有用的东西呢？而自然界也是如此，在更多的竞争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多样化结果和更强大的新想法和新工具。所以我认为这也正是初创企业的机会所在。而大公司行动缓慢，通常没有风险偏好，这就为新入场者（如 Scite）创造了与之竞争的空间。考虑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并非容易，这种控制和规模也是一把双刃剑，就像我们团队的一位员工在最近的内部聊天中所言：“11 天对于大公司来说就像 1 个小时”这是真的！我们不需要一个接一个的会议,或一个接一个的签字来决定一件事，我们就是要做事！

#### 4) Robert Parker 罗伯特·帕克:

我认为市场整合是个问题，因为多样化的出版行业会带来更多的选择和创新。某种程度上，学会出版商也参与了这种整合。许多出版商通过与大型出版集团合作来管理自己的项目，这种模式对小型学会会有很多好处，它既能利用自己无法提供的服务，又能保证收入来源。对于许多学会来说，能够继续出版自己的期刊，实现传播知识的使命(以期刊形式)，否则他们可能无法做到出版有保证、收入可预测。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市场整合，并不是围绕着内容，而多围绕着研究人员的工作全流程而提供服务。随着大型商业公司收购较小的初创企业来构建这些能力，有些人正在重新思考出版商应该做些什么？还有一些公司正在重塑品牌，以期超越出版商的业务范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型出版商的愿望所驱动的，他们不仅希望拥有或成为研究人员出版工作流程的一部分，而且希望参与终端对终端（end to end）的研究工作的全流程。

#### 5) Pippa Smart 皮帕·斯玛特:

商业整合的好处似乎是大型企业受益。在商业化和整合方面，出版行业与其他行业没有什么不同，也正遵循着同样的轨迹，走向巨兽少、小公司多、中型公司很少能生存下去的局面。其实商业化的出版轨迹在 ALPSP 成立 50 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与当前的“礼物”经济理念(以免费内容，免费评论获得行业认同)有利益冲突，但这是对出版业和出版商的要求带来的不可预见的结果之一。商业出版商可以提供学术界想要的解决方案，但他们要么不想投资，要么觉得无力投资，所以俗话说，看好你的愿望！

#### 6) Helen Zhang 张月红:

我知道最近几家大的出版集团公司收购了一些科技创新公司，多年来并购往往被视为大势所趋，也如《学术厨房(Scholarly Kitchen)》的主编克罗蒂博士（Crotty）在他最近的两篇文章“阈限空间里的生活--或者旅行塑造目的地”（Life in a Liminal Space; Or, the Journey Shapes the Destination）和“市场整合和公司消亡”（Market Consolidation and the Demise of the Independently Publishing Research Society）所描述事实一样。我惊讶的是学术出版业似乎没有逃脱适者生存的市场规律。大型出版集团资金雄厚，技术收购，垄断市场的后果可想而知。但是全球期刊数量庞大，多数的小型期刊出版商如何生存？最后会不会是大鱼吃小鱼，多被几家资金雄厚的大型出版集团整合收购了呢？

相比之下，让我们来看中国的学术期刊出版格局。

十年来（2013-2023），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制定了一系列计划，从财政支出（合计约 2.64 亿美元）到政策出台（从科技期刊提升计划到卓越计划，从每年的新刊创办到期刊的平台建设），大力地支持英文科技期刊（STEM）向国际化全面发展。最近收到（美国同行 email 发我的）2022 年 6 月 6 日的《南华早报》的这篇文章，题为“中国计划对学术期刊进行全面改革，以提高国内科学研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China plans sweeping makeover of academic journals to raise the profile and influence of domestic scientific research），文中谈到了科技部张玉卓副部长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科协的期刊项目，包括要在 2023 年支持创办学术新刊从 30 种增至 50 种，支持推动中国科技期刊数字化的发展和加快学术期刊走向世界的步骤。同时明确中国将允许一些国外的英文科技期刊在中国注册，文章直接评说此举是中国政府对出版物严格管理的一种新政改革。

如此来看，尽管目前中国的科技期刊竞争力还达不到国际学术出版市场的预期，但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下未来可能会变得非常有竞争力。鉴于西方出版业的垄断和整合度越来越高，我们能否预测哪些价值观会主导未来学术期刊的出版市场？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 **4. IS THE LEARNED SOCIETY JOURNAL AN ANACHRONISM 学术学会的期刊是否已不合时宜？**

原文：4-Learned Societies and Associations have historically published journals to promote their mission, provide a benefit to members and bring in revenues. The past 50 years has seen considerable growth in society/association publishing and focus on revenues to support their other works. However, the cancelling of personal (print) copies, open access and more changes to the way researchers access science may be reducing the benefit of society journals.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this? Is the society journal an anachronism in this day and age?

学术学会和协会历来都由期刊来承担着宣传使命，为会员提供利益并带来收益。在过去的 50 年里，我们看到了学会/协会的出版是在不断增长，也专注于用盈利来支持学会的各项工

作。然而，个人(印刷)拷贝的取消、开放获取以及研究人员获取科学信息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减少学术期刊的效益，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学会期刊在这个时代已经过时了吗？

## 对第 4 个问题的回答

从第 4 个问题的 7 位出版人反馈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表白都很直率，但观点迥然不同。7 位撰稿人的观点如下：

### 1) Richard Fisher 理查德·费雪：

在这个新兴世界里，学术团体的出版处于什么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学科定位。如前所述，自然学科 STEM 与人文学科 A&H 面对着非常不同的未来，而定位含糊的社会科学始终介于两者之间。如美国化学学会和皇家历史学会都在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但过去的相似之处几乎没有了。当然社会科学的期刊与学会还保持着有效的共鸣(也许 AHSS 也是如此)，只要能与学术团体保持共鸣就能生存，否则，它们也会消失。在学术传播中，没有什么(包括最受尊敬的学会和出版社)是必须存在的，尽管文凭主义结构天生就扭曲了学术生态系统，而利于前者的生存。

目前的重点(不仅是研究经费)均放在了发展学术交流的替代基础设施上，这超越了传统的商业利益。“社区管理”也是一种历史经验，即历史上的学会组织一直践行追求理想愿望的原则。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社区管理是跨州界和/或跨国界(而一些学术团体与国家或区域的价值导向也并非一致)，因此，这种愿望面临着更现实的、紧迫的、尚未解决的政治挑战。而联盟开放 S 计划(Plan S)的影响无疑是其强大的政治实体，即欧盟内部高级政策的决策者们之间博弈的结果。

然而对此计划，其学术社团和他们的期刊人并非没有批评者，因为他们正在经历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学术图书馆社区，该团体对这些机构的资金结构做出了批判性的回应。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学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主要也依赖于大量的期刊订阅去支持各种学会活动。事实上，期刊订阅收入的生存模式也一直是如此(以它自己的方式)与学术书籍的出版模式一样令人惊讶而幸存啊。

## 2) Niamh O'Connor 尼娅·康纳:

我不这么认为，或者至少说期刊不合时宜是不对的。但我认为，什么是期刊的意义和作用已经不同于过去。传统上，期刊主要是一种组织手段，不仅管理研究的传播并使其货币化，还能“把关”，将知识保留在“精英”学术社区。今天，期刊以系列服务为目的，直接解决研究人员需要。首先，它们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自我认同于一个特定的群体，并成为塑造该领域的一分子。期刊仍然是学术系统的核心，主要在于其研究指标，研究评估和感知质量要与相关的期刊或品牌合作，无论是通过学会还是其他以学术社区为主导的出版商，其研究团体参与评估和策划工作是严格的，如选择 OA 背景下的阅读，注重专业领域重用的潜力，都非常有学术价值。在研究人员、机构、资助者和出版商之间的张力和合力都有助于创造一个各部门合作共赢的学术健康大系统。

我确实认为重要的是学会要认识到他们的期刊在阅读、评论和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群体中所起的作用。期刊作为学会收入驱动者的角色正在改变，正如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前首席执行官、现任英国科学院首席执行官 Hetan Shah 在 2017 年 ALPSP 大会上所说的那样，学术学会或许“没有存在的权利”。这同样适用于学会期刊，以及任何期刊！随着期刊作为许多学会主要收入来源的角色发生变化，我们有机会思考学会期刊在支持其研究共享和重复使用、评估管理的演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让其符合其学术社区的未来需求。

## 3) Sally Morris 莎莉·莫里斯:

对于学术社团来说，期刊一直以来都是它们功能的一部分，而且它过去确实是如此，筹集有价值的资金重新投入其他领域（新刊）的创建。学会的功能，在我看来，就是把学会成员们聚在一起促进交流，我相信期刊仍将是学会重要的一部分。在当下这个以电子系统相互连接的世界里，学会应该以独特的方式与时俱进改变与会员交流的行为，以保证他们的手指或可以说是脉搏的一起跳动。

## 4) Josh Nicholson 乔什·尼科尔森:

我认为学会是非常重要的学术世界，也将继续如此，至少我希望他们会的。我七年前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我的一些最美好的回忆是参加美国细胞生物学会的年会。它让我可以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展示交流我们的研究工作，了解新的研究动态，和结交学术关系。我认为研究社团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确定一切都会继续，不论出版模式发生什么变化。

#### 5) Robert Parker 罗伯特·帕克:

我不认为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学会的出版是延续其学术使命。尽管这可能会根据商业模式和研究人员的需要而灵活变化(如开放获取 OA,这对较小的学会极具挑战,但他们在管理 OA 转换方面已经做了创新)。变化并非削弱了学会与学术社区的合作形式和传播知识的作用。不幸的是,学会并没有真正团结起来共享基础设施的构建,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我曾认为,市场整合会“迫使”学会做更多这方面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也许对大多数学会来说,与商业伙伴合作比其他学会合作更容易?这或许是因为不同学会出版的同源性让学会出版物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 6) Anthony Watkinson 安东尼·沃特金森:

出版者和他们所代表的学会需要真正认识到他们(像图书馆一样)是研究人员的中介人。学会出版者应该以一个好的视角和能力去做学者想要和需要的事情,但我作为一个商业出版商的经验和历史证据表明,过去对新学科的新出路(办新刊)的需求是由其他人来满足的,当然主要是商业出版者,他们从中获得了回报(见《英国剑桥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volume VII 第 18 章)。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许多研究人员来找我们,希望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创办一份新的期刊,因为他们的新想法被相关的学会忽略了,或者与学会的期刊编辑政策有不同意见。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记得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推出 HighWire Press 的发布会上,我们被告知来到此是为了防止学会把自己的期刊卖给一些商业出版者。

我现在观察大大小小的自行出版期刊的学(协)会眼下已经成功地对变化的环境作出了反应,并在制定其方案时听取更广泛会员的意见,所以前途还是有的。

#### 7) Pippa Smart 皮帕·斯玛特:

学(协)会的期刊出版在过去的 50 年里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今天冒着得罪 ALPSP 的风险,我想说很难看到继续发展的理由,或许很多学会的情况大相径庭。本来学会期刊的初衷是为学会社区的会员提供服务,访问相关期刊内容。但现在大多数学会期刊正在寻求出版任何人的好内容,以求传播到社会的每个人,已不再像过去一样提供会员的特权访问。虽然期刊的宗旨和目标与学会的宗旨和目标一致,但经常也会有其他的非学会期刊涵盖同一领域。换句

话说，学会的社科期刊早已经成为学术期刊为社会所有，即使被冠以“学会期刊”的称号，其管理方式也往往是被学会外包，很多期刊(不仅是出版，还有编辑管理)都要外包，期刊真的变成了一个产品，学会只是从中受点益(通过联合出版获取收入)。

